

枫叶 / 主编

花灵·雪云

雪雁鸣，唤醒群山的激情
连从林都渴望展翅飞行
水波里的眼睛，和眼睛里的水波
也许都不平静……



青春絮语

qingchun xuyu



枫叶 / 主编

花灵·雪云

雪雁鸣，唤醒群山的激情
连从林都渴望张翅飞行
水波里的眼睛，和眼睛里的水波
也许都不平静……



花灵·雪云

青春絮语

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(延吉市公园路 105 号 邮编:133002)
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零工厂

开本 110 × 185 毫米 1/32 印张:40.5 字数:600 千字
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 - 5000 册

责任编辑:殷继海 责任校对:晓燕

ISBN 7 - 5634 - 1432 - 0/I · 138
定价:9.80 元(全套 6 册定价:58.80 元)

目 录

初恋的音乐盒

红裙在初夏的雨中飘舞	裘山山(3)
初恋的音乐盒	梅晓晓(15)
忘情夜总会	尹 虹(24)
世上有没有忘情水	风 声(33)
午夜的萨克斯	呼延萍(43)

想说爱你不容易

我的婚姻跑得比爱情快	叶倾城(51)
危情游戏中被风吹凉的梦	熊 株(58)
想说爱你不容易	格 格(65)
送你一把爱情伞	美 萍(72)

两个人的世界不必有我

梦河岸边	赵建国(81)
冬日里的爱情	马 兰(90)
两个人的世界不必有我	陈延萍(97)
爱我,就不要离开我	徐 箴(103)
为多余的爱情降下半旗	乔 叶(114)

南方,那份感情山青水秀

- 来自另一国度的痴恋 笑 丫 (123)
南方,那份感情山青水秀..... 沉鱼雁 (136)
我是你的左手 姚 瑶 (144)
四个苹果 孙丽君 (147)

感谢上天让我认识了你

- 感谢上天让我认识了你 三 三 (153)
单身男人 张立勤 (157)
青铜锁 情同锁 玢 璐 (163)
我心安处我身何依 西江月 (169)

早情纯如雪

- 用手扶住自己 齐 鹏 (175)
早情纯如雪 祝 勇 (186)
用真情修复爱情 厚 野 (197)
布衣恋情 秦 天 (207)

初
恋
的
音
乐
盒

她遭遇爱情了吗？一位身世不明的孤身男子可是她的渴望？如梦如幻的爱情啊……

红裙在初夏的雨中飘舞

○裘山山

艾红走在阳光明媚的大街上。这是5月的阳光，它温和地照耀着艾红，也照耀着街边几家漂亮的时装屋。有一束光恰到好处地射在一个模特儿身上。艾红被这光牵引，一眼就看见了那条裙子。她忍不住在心里叫了一声：穿上这样的裙子，真该恋爱一场！

艾红将裙子试上身，走到镜子前，镜子里的艾红飘舞起来。艾红身上有刚刚领到的钱，她一下决心，就这么“拖曳”着出了时装屋。

艾红不是打工妹，但每天都在打工。艾红从6岁开始读书，一路读上来，读了17年。现在她是S大学生物系的研究生。今天一个中午，她都在学校近旁的这条小街上闲逛着。现在她心满意足，飘舞着回到校园。虽然她为这裙子付出了一个月的劳

动,可她一点儿也不心疼。她喜欢这种临风飞舞的感觉。

一路上有同学打招呼说:嗨!艾红,好漂亮!

……啤酒馆的灯光十分昏暗。没有人能在那样的光线下看清艾红身上的裙子,但艾红自己能够。她穿梭在一张张的桌子间,让裙子不停地飘舞着。艾红的家境并不富裕,所以从上大学起她就开始打工,到现在,打工已成了艾红生活的一部分。

眼下这家啤酒馆,是一位朋友介绍的。艾红的工作时间是每周周末的两个晚上,8点到12点。虽然结束的时间晚了些,但艾红喜欢这里的氛围。

墙上的大钟已指向11点30分了。客人依然不少。艾红第三次去为墙角那个客人送啤酒,她小声提醒说:先生,这已经是第三扎了,你恐怕……客人抬起头来,说:我没事。

其实艾红早就注意到他了。他是9点多走进来的,一个人,头发蓬乱,背着一只行囊。他和以往来这里喝酒的男人们有很大不同。他全心全意喝着啤酒,几乎将头埋进了那只大杯子。艾红在桌子中间穿梭,时常用眼角的余光看他。

人渐渐少了。两个和艾红一起做的女孩子已经取下了头上的小红帽。艾红也将自己头上的小红帽取下。这时,那个男人对艾红说:陪我喝一杯好吗?艾红犹豫了一下,便说:好吧,我陪你喝一杯,喝完

回家。

男人抬起头来，他眼里有一种让艾红心动的神情。男人喃喃地说，真好。什么真好，是裙子吗？艾红不知道，但心里很温馨。他给她倒了一杯酒，和她碰了一下。

艾红不会喝酒，即使是啤酒，也足以让她醉。但这会儿，她很想知道醉的感觉。你没事吧？艾红俯下脸看他。

男人忽然说，我难过，难过。

说完，他将杯中的啤酒一饮而尽，然后抓起行囊，摇摇晃晃地朝外走去。

那晚，艾红回家，在半道上碰见了那个男人。男人说：我在等你。

艾红心跳了一下，有几分喜悦，又有几分害怕。原来，他从啤酒屋出来后一直没走。

他把差旅费和证件遗失了，现在无法住旅馆。在这个城市，他没有一个朋友。他说，我需要帮助……也许明天我就可以和我的单位联系上，让他们把钱寄来。

这就是他喝闷酒的原因吗？艾红真想说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呀，我完全可以帮你。可是，仅有的一点社会常识又让艾红生出警惕来：万一他是坏人怎么办？艾红有一会儿没有说话。

男人似乎看出了她的疑虑。他说：你不帮我，我

也能理解。毕竟我们只是萍水相逢。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，说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我现在只有它了。你完全有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。除了这张名片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

好的，我帮你。艾红很快就说出了这句话。那些犹豫和怀疑都不过是一瞬间的事。艾红在答应帮助他的时候，除了想帮他，还因为她忽然意识到自己有条件帮他。她在校园里有一处住房，是表哥的。表哥结婚后在城里安了家，学校的那个房间就成了她的客栈。她每次打工后都去那里住，因为太晚了进不了女生宿舍的门。她想，她可以把他带到那里去住。

男人听她这么说，眼睛顿时就亮起来。

夜里分手时，男人说他明天上午就去给单位打电报，让单位汇钱来。他说这话时，眼睛都睁不开了。艾红没有心思追究他明天的事，匆忙地去走廊上的公共厨房给他烧水，可是等她提着热水进来时，男人已倒在床上睡着了。艾红推了推男人：喂，喂，你不能这么睡。男人迷迷糊糊地坐起来，脱衣服。艾红想帮他，犹豫了一下，终没动手。男人脱掉外衣，又脱掉了里面的T恤。艾红忽然脸红了。

费了不少口舌，她才回到女生宿舍。可躺上床后，却久久不能入睡。

他说他去打电报，可他为什么不打电话而要打

电报？现在电话更快也更方便呀……坐在课堂上，这个疑问忽然降临到艾红心里，立刻让艾红心神不宁。他不会是在骗我的吧？表哥的房间没什么值得偷的吧？好像没有。

但艾红还是没心思上课了。她悄悄溜出了教室，溜到了单身教师的宿舍楼。

一点儿声音也没有。艾红轻轻地开了房门。

屋里除了多出一缕从窗外射进的阳光，一切都和昨晚一样。那个男人依然睡在床上。男人睡得很沉，像个孩子似地趴着，衣服凌乱地丢在椅子上，一件T恤衫掉在地上。艾红松了口气，退出来时，心里有了一种莫名的温馨。

艾红再见到男人时，男人已穿戴整齐，焕然一新。焕然一新的男人让艾红发现他很年轻，最多不过30岁吧。

艾红对他竟然无师自通地在宿舍里把澡洗了感到十分惊讶。男人很平常地说，我也住过这样的集体宿舍呀，自己烧水，然后提桶水上厕所去冲。艾红说，也是在大学里吗？男人说，不，是中学。我当过中学教师。艾红说，那你是师范毕业的？男人说，我是学计算机的，所以在中学里当老师很不安心，就下海了。

这番话让艾红和男人拉近了距离。艾红想，原来他也是大学毕业呢。

午饭后，男人真的去打电报了。他坚持不要艾

红陪他，他说艾红昨晚一定没休息好，应当好好睡个午觉。艾红顺从了。

……艾红心不在焉。她总觉得什么东西丢了，要不就是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。下午系上召集他们研究生开会的时候，她坐在那儿一言不发。往常这时候她总是非常活跃。她的知心好友宋晓娅在她耳边低语道：怎么啦？魂被谁勾走了？她一怔愣，连连否认。但否认之后依然无话。

感觉过了许久，男人回来了。男人头上有汗，那件淡黄色的T恤裹着他结实的肌肉。艾红一见之下，忽然觉得可以用“英俊”来形容。她问他电报发了没有，男人说发了，还说他留的是她的地址：你不会介意吧？

艾红脱口道：Natural(当然)，你没别的地址可留嘛！

这时已到教师宿舍。男人打开门，以主人的口气说：Stay for a while?(进来坐坐好吗？)

艾红快乐地说了声Thank you,就进去了。

他们都聊了些什么？事后艾红怎么也回想不起来了，她只记得那种快乐温馨的氛围。他们总有话可说，总有事可笑。

就在说笑之间，夜深了。

后来男人就离开了沙发。艾红以为他倒水，他

起来倒过几次水了，给艾红，也给他自己。但这次他没去碰暖水瓶，他的双手触到了艾红的脸颊。

艾红怔了一下，但还是继续着讲到一半的话，只是声音越来越轻，好像怕惊动了那双手。手在脸颊上停住。艾红一动不动，在抬头和低头之间犹豫着。手指动起来，轻轻地摩挲着。艾红依然一动不动。手犹豫了，开始往后退。艾红却一把抓住了它，将它重新贴到脸颊上。很快，重新捧住脸颊的手就将艾红整个揽进了怀里……

下雨了。淅淅沥沥的雨声在窗外响着。

……艾红不明白怎么一夜之间，天和男人都变了？

艾红醒来时，看见男人站在窗边，脸色比天更阴沉。

男人见艾红醒来，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，我得走了。

艾红怨艾地看着他，觉得在这样一个夜晚之后他竟说出这样的话来，实在太没道理。即使要走，他也应该有非常充足的理由才是。但男人只是说：我必须走了。艾红应该有一千个理由不同意，但艾红说的竟是：你的衣服还没干。

男人说：不要紧。

艾红又说：你们单位还没给你汇钱来。

男人说：我不想等了，也许你可以借给我。

艾红不再说话了。艾红不说话时，她想男人应

当明白她不是舍不得钱。但男人却说：我只需要买一张火车硬座的钱，不会很多的。

艾红任性地叫了一声：不借！一分也不借！

男人看了她一眼，开始低头收拾那个简单的背囊。他把湿衣服装进了塑料袋。

艾红终于呜咽道：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男人怔怔地看了她一会儿，忽然站起来走到门边，说，我必须得走，我已经决定了。我有预感，再不走一定会出事的。我对不起你，你对我太好了。我不知道我将来能不能报答你。但是我现在必须得走了……

艾红在他的这串话中发呆。一种无法把握生活的无奈和不祥的预感，通过这串话一起进入她的心。她忽然意识到，他对她来说，实在是个陌生人。他注定还是要上路的，要离开她的……

她掏出身上仅有的 300 块钱递给男人，平静地说：要是不够的话，我再去找同学借点儿。男人接过钱，又一把将艾红揽进怀里。艾红却推开了他。你走吧。她说，快走。

男人真的就走了。

门还没碰响，艾红就追了出去。

他们沉默不语地走着，除了风雨，没有一点儿声音。那些温馨的话语好像全都被阳光收走了。男人撑着伞，压得很低。艾红孩子似的抱着他的一

只胳膊，低头看着积起了许多水洼的路面。

校门口碰巧有一辆出租车。男人坐上去，将伞递给艾红，简短地说，回去吧，你还要上课。艾红一言不发，收了伞，也钻进了车。男人看看她，对司机说：去火车站。

男人的手握紧艾红的手，使劲儿地握。艾红两眼看着窗外，仍是一言不发，好似不再有意识存在。忽然，男人对司机说：停一下车。

车在路边停下。

男人说：就在这儿下吧，艾红。我不想和你在火车站分手……

艾红顺从地下了车。她木然地将手伸给男人，木然地被握了一下，木然地看着小车从身边开走，开远，直到红色的车身消失在雨雾迷蒙的车流中。她心里想的却是一头扑进男人的怀里，紧紧抱住他不让他走。

忽然，一辆大卡车从她身边隆隆驶过，车轮带起的泥水溅了她一身。她低头，裙子上已泥水点点。她忽然找到了哭的理由。她为什么不能哭。这是她最心爱的裙子，这是她的 Love's Skirt(爱情之裙)，可是没有人珍惜它明白它……

艾红撑开伞，将自己整个人藏在伞下，在雨和伞的庇护下大声哭泣着，泪如泉涌……

艾红被叫到了校保卫科。一个穿公安服的人

说,我们想找你了解个情况。这两天……是不是有个男青年在你这儿……借宿?

艾红悲凉地说:他已经走了。

公安和老师交换了一下眼色。

艾红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。他……那个男人,是个被通缉的人。

公安拿出了通缉令,通缉令上正是男人的照片,虽然有些模糊,艾红还是一眼认出了他,因为他的眼神是她熟悉的。

艾红目瞪口呆。

这是一个简单而又惊心动魄的故事。他相恋了四年的女友,忽然与他分手,跟上了他的老板。他无法忍受这样的事实,在一个夜晚闯入老板的住处,挥刀一阵乱捅,然后逃了出来……老板和女人都受了重伤。从日期上看,他已出逃一个多月了,从北方逃到了南方。

公安说,如果他再回来找你,你一定要马上报告我们。知道了不报,就是窝藏罪。

艾红说不出话来。她想说他不会回来了,但她说不出来。她只是觉得难过,难过……

忽然,她从窗口看见了他,看见了那个男人。他背着行囊,独自向校园内走来。雨哗哗下着,他浑身都湿透了。他抬起头来,看见了她。他向她挥手,并且大声叫着她的名字。